

在“心灵鸡汤”的意义上阅读文学 会离文学非常远

格非

文学阅读进入大学教育，需要大量与文学史相配套的作品，无论是古代文学史还是现代文学史。事实上，没有作品选的基础的话，我们去做文学史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都知道大学原来不承担文学的教学，文学在全世界大学里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它的历史不过 150 年。到了今天，全球都在反思高校里的文学教育，普遍发现从事文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不读文学作品，读的全部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作品，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曾经碰到过有学生问，现在大学里有这么多学习汉语言、学习文学的人，其中寥寥无几能成为作家，对此如何看待？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读者，也是一个写作者，但是如果要割舍掉一项，我会选择放弃写作。阅读的快乐是不能放弃的，在我心目中，做一个伟大的读者是第一重要的。伟大的读者和

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伟大的心灵。

网络时代，文学阅读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当我们强调文学的价值时，往往把文学理解为一个有用的东西。比如为什么要读文学作品？回答一般是因为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认知社会，扩大眼界，培养修养，获得知识和技能。在这样的层面上界定阅读文学作品的意义，我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这使得我们越是强调文学，强调文学价值，就越掩盖和远离了文学真正的意义所在。

文学应该是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的非常重要的途径。歌德当年说过很有名的话，他说存在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一个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生存赋予他的思考。这个是极其重要的。而真正的文学里恰恰包含了这样的东西。

同时，在我看来，阅读不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让我们摆脱知识的束缚。从小到大，每个人的头脑中会有无数的知识指导我们应该

这么做或者那么做，应该学这个或者学那个，应该上这个大学或者上那个大学。在这种海量的知识面前我们是没有抵抗力的，但是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分析能力，获得真正的自我。这是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前提。

文学本身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语言，它是一束光，从外部照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迫使我们对我们日常生活进行反省。而今天，很可惜，文学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内部，变成了消费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我们需要重新获得冷静的光芒，需要冷静判断我们自身的处境。今天，文学的传播途径特别便捷，作为读者尤其需要一种秘密的判断，追求在文学作品的阅读当中获得秘密的喜悦。

这种秘密的喜悦，就是你发现了作者的意图和策略。实际上，就写作者而言，文学不是写出来之后需要读者马上评论，不是这样的。清朝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小说家可以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广为印刷和传播。

这意味着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无法立刻从读者那里得到反馈。他们对读者的设想是开放的。他们会在创作中藏进一些代码，等待理解自己的人出现。一旦想到这些，写作时的压力就会小很多。我会考虑跟当下的朋友们来交流，同时也考虑跟未来的读者进行交流，这个想象读者的过程非常重要。其实有两种是极端的想象读者的例子，一种就是现代主义，像伯克纳那样完全不考虑普通读者，只为少部分人写作。另一种是当代最流行的，就是我马上要找到最大的读者群，获得来自读者的巨大的验证，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文学确实有很多不同想象读者的方法，会导致写作策略的变化。

这样一种秘密的喜悦会在很大程度上对阅读者产生影响。我们不能光在一种心灵鸡汤的意义上阅读文学，这样的说法反而离文学非常远。

（作者为知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叙事出发抵达道理的终点

童世骏

作家铁凝的作品集里，有一部短篇小说《谁能让我害羞》。小说讲一位在城市里当送水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给一位女子送了几次水之后，开始有一些纠结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自尊心，他每次都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些，使用礼貌用语。在一次送水时，因为电梯坏了，他穿着从表哥那里偷出来的西装、皮鞋，扛着 50 斤重的桶装水爬了八层楼，口干舌燥，腰酸腹痛，向女人请求喝一口水，结果女人把手指向了洗碗池上的水龙头。这个动作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他在混乱的情绪中掏出了身上的折叠刀。最后，他接到报警后赶来的警察带走了。

就是这样一个个短小的故事，把那个时代人际关系面临的种种转型，刻画得丝丝入扣。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常常要面对利益、认同、价值等多种因素。而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的建立，是在价值的基础上，有的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如果要把道理说清楚，恐怕很难，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大家都能够领会。

因此，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文学阅读在通识教育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以讲故事来讲道理。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被认为是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从罗蒂的论述来看，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文学。他虽然是哲学家，但他是在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做教授，几十年一直在论证重要的不是哲学论证，而是叙事，文学会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敏感性。举例来说，当我们讲到正义，如果从哲学入手来论证正义的必要性，会需要动用一套很复杂的体系，并且未必能获得一致的结论。但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通过故事，人们提高了对于陌生人的痛苦的想象力，有了这样的想象力，就会去同情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人。

当然，同样是以我哲学的立场来看，虽然以讲故事来讲道理确实有它的优越性，但是讲道理不能只靠故事，还要靠阐述论证道理的那些部门。这是我跟罗蒂有所区别的地方。你判断这个故事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最简单的，但是判断它是主张正义的还是反对正义的，它是让人变得更残酷的还是让人更有同情心的，这就有一些复杂了，需要借助理论。你可以说这些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有了那些凝聚了许多代人智慧的理论，那些理论本身是有道理的。

故事之所以能讲道理，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很难做一种基础主义的论证，即从一些完全不可质疑的前提出发引出一些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在基础主义的论证和相对主义之间做一个选择，或者在基础主义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做一个区隔。还是存在着一个非基础主义的论证，一个典型或者一种形态。

在约翰·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它只是一种论证的场景，不是从论证出发的一种逻辑体，而是假设有一批人在其物质生活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在这种状况下让他们选择一种社

会安排。

这种基础上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反思平衡，它强调，最实质性的论证是在理论和常识之间，在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形成一个认知。我基于常识思考理论，又用理论修正我的常识，最后理论和常识之间达成一个相对比较接近，比较一致的观点，这样的结论就是站得住脚的；既不单纯从常识出发，也不单纯从理论出发。从一个概念叫重叠共识。同样一个观点，完全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理由来形成的共识。这种论证当中已经充满了叙事的成分。这是从罗尔斯的角度来讲的，他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很思辨的哲学家，而即使很思辨的哲学家，他的论证也已经叙事在里面。讲故事为什么能讲道理？因为讲故事里面已经有讲道理的成分。讲故事就是邀请观众来分析我的一些预设，我在讲故事过程当中是不是顺利，是不是流畅，是不是能够得到呼应。其实这也就是把我的知识和观众的见识进行一下平衡，一种反思的平衡，最后达成结论。其实就是我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了，听众把我的结论接受下来了，最后达成了一种重叠共识。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论证方式。所以讲故事之所以能够讲清楚道理，让人讲理，不仅仅因为它是叙事，而已经有有论、思辨在里面。

我再举一个例子。电影《天下无贼》里面，有一个小说原著里面没有的情节：刘若英扮演的女贼和刘德华扮演的男贼，一开始说要偷傻根的钱，但是折腾一段时间以后，女的说偷不了。男的质问她：为什么不偷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坏人。女贼就跟他说他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这样一种叙事其实就是一种论证，当你来论证一个道德的结论，其实你要援引的不再是一个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或者说一个古老的传统，而是每个人内心的情感，要确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使得我们能够正常生活的基础性的东西还在，尤其是当你想到家庭、想到下一代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设想，不是一个论证，而是一种想象，把听众、读者生动地邀请进来，一起来分享这样一种场景，最后形成一种共识。于是人们会觉得女贼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当然哲学家可以用来做好多论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故事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一种道理只靠讲故事是讲不通的，还是要做分析来把道理提炼出来。我甚至觉得，这样一种设想——我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比罗尔斯的理论更有说服力。一个再糟糕的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也不会做出非常离谱的回答，这就是人类还有希望的地方，这就是我觉得儒家重视生命、重视家庭的传统之所以有力量原因。

当我们说讲道理时，还有一层意思是别人要听道理。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听道理。听故事往往更能让人讲道理。跟什么比呢？跟抽象的理论论证、抽象的理论表述比。自己讲清道理，同时让别人讲道理，这正是讲故事的意义，也正是在通识教育中文学之所以重要的地方。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大学教育中的“文学阅读”正面临新的挑战

“20 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现代城市文学和电影经典”，是华东师范大学毛尖和朱康两位老师在今年主导开设的通识课程，不仅受到校内外学生的欢迎，也在国内的文学界和高校中产生强烈反响。不久前，围绕该系列课程引发的效应，一场以“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华师大举行。怎样阅读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心灵”，这种阅读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

本期文艺百家，是一份来自研讨会现场的不完整报告。更多与会嘉宾的精彩观点，我们将在日后以更加丰富多元的方式陆续呈现。

——编者的话

文学是一种情感教育， 它可以极大地激发人的感性

贺桂梅

最近这几年，古典文学在通识教育中越来越受关注，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我希望不要忽视对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传授。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描述的都是当时的社会状态，我们称之为文学经验。比如《红楼梦》，描述的就是 18 世纪的社会状态。而我们作为现代人，跟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经验天然有着更亲和的关系。当然 20 世纪文学经典不稳定，是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传授现代文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再经典化的过程，就是对

这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文学进行再筛选。所以我其实是很认同华师大开设的“20 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现代城市文学和电影经典”等等这样的课程，这些都是 20 世纪的文学经验。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以文学来打通各个学科领域？的确，文学不是唯一的。但是我觉得文学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位置。首先文学跟电影、电视剧这种图像文化的差别在于，尽管它们都是艺术，但是文学是用文字表达的，而文字是文明的密码。而且，它有敏感性、复杂性和个人性。同样讲一个故

事，文学可以讲，电影也可以讲，但是文学有可读性，有不一样的意义。这是文学和其它艺术相比的位置和特质。而和历史、哲学相比，文学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它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是灵性、情绪、感性。这使得文学作品有一个效果——它在感性上打动了你。所以，相对于历史和哲学来说，文学的优势是它是一种情感的教育，它会极大地激发人的感性。但是文学又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情感教育，比如说跟音乐和绘画比起来，文学还表达了价值观和思想，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文学事实上在重新想象

和构造一个世界。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以文学为基础，来通历史、哲学及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比如说爱情这个话题是一个社会学话题，也是一个心理学的话题，各种社会科学也都会触及。如果立足文学把其他学科都打开来谈就会极大，它不仅激活了文学，也把各种社会经验都激活了。再比如“城市”的主题，也同样有容纳不同学科的可能性。这种设计很有效，可以跟大众的经验发生关系，可以从感性出发到达各个层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过剩』和『匮乏』 是今天阅读面临的 最大危机

朱康

毛尖老师和我主持的“20 世纪中国爱情文学”在华师大似乎已经成了一门“网红”级的课程，但是越“网红”我们越恐惧——这门课程达到的效果和我们设计的意图有内在的偏差。我在华师大的 BBS 上看到一个学生指导学妹学弟选课帖子，他/她告诫他们慎选“20 世纪中国爱情文学”，因为这门课题目说的是爱情，但实际上谈的是文学。很多同学选这门课，是冲着爱情来的，但是坐在教室里才发现“文学”这个词被重读的程度超过“爱情”这个词，所有的同学感到失望。不过，这种失望的状态正好证明了我们设计这门课的宗旨。

2009 年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出版了一本以爱为主题的访谈的著作——其书名在中文里被翻译为“爱的多重奏”。在这本书的开始他谈到爱情的危机问题，他称之为“备受威胁的爱”：一方面是在自由主义的爱情观念下，人们渴望“零伤亡”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爱情观念下，人们寻求身体的享乐与放纵。

这并不是对爱情危机的第一次发现，其实在 1993 年，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在《爱与友谊》三部曲中已经用“爱欲的堕落”命名过相同的事实。阿兰·布鲁姆开出了一个药方：通过阅读来拯救爱情。对他来说，阅读与爱情处于相同的危机之中，通过阅读可以增进爱所要求的美丽的言语。他因而要求我们去阅读那些关心爱情的古典作家、诗人或诗人哲学家。

当把爱情的危机直接与阅读的危机相联系，我们就可以用描述爱情危机的术语来描述阅读的危机。我们今天面临的阅读的危机就是自由主义的阅读和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自由主义的阅读是说我们今天在阅读的时候总是希望免遭阅读对象的伤害，尤其害怕智商受到伤害，所以总是阅读让自己免遭伤害的文章，希望在安全的语境里面使我们认为自己的观念处于一种合理性的状态。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是说我们在大量地阅读，在无边无际地阅读，阅读的结果是我们每次和文本的接触只发生在一个瞬间，仿佛是一次短暂的情感关系，在这样的阅读关系里我们其实仍然是没有阅读。

由此我们又可以把阅读的危机概括为阅读的过剩与阅读的匮乏。阅读的过剩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可以阅读的东西，打开手机刷起微信就可以阅读，微信里的公众号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供着各种各样的阅读对象。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因这种阅读而进入到阅读之中，因为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性的、瞬间性的。在实质上这就是阅读的匮乏状态，我们在过剩的阅读中什么也没有读，因为我们没有因阅读发生内在的改变，因为那些文本没有对我们进行重塑。阅读的过剩和匮乏是当代最严重的阅读危机。

阿兰·布鲁姆希望通过阅读拯救爱情，在对位的意义上，我们这门课程颠倒了阿兰·布鲁姆的方法：通过爱情拯救阅读。这意味着，一方面用爱情这样跟每个人相关的话题唤起学生阅读与爱有关的作品的兴趣，另一方面同文本建立一种爱情关系。

关于阅读的危机，阿兰·布鲁姆提出的拯救方法是对文本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细读一词中的“细”（close）是靠近的意思，也是亲密的意思。也许我们可以把细读这个词语再做一点延伸，让每一次细读同时也称为亲密型阅读：同文本建立亲密关系，在亲密关系中阅读。

如何同文本建立亲密关系，这是我们需要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课上，我们所做的努力是在对文本的阅读中发明新的文本，即超越流俗的阅读之见，运用一定的阅读技艺，将已有的文本解读为新的文本，从而在学生那里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阅读的震惊，让每次阅读都是新的阅读。如果每次的阅读都是重复阅读，那么这个文本只能在阅读当中逐渐损